



前日开完会，友人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，原想说会场简朴，厉行节约。他坐在我后排，其中有一张无意间把我整个背影拍进了画中央，占了“C位”，倒像是我成了这帧画面的主角。我不禁莞尔，在底下留言：“虎背熊腰啊！”又加了个捂脸笑的表情包。片刻后，他回：“哈哈，苗条的。”也附了一个大笑的表情。隔着屏幕，我仿佛听见他的爽朗笑声，睿智中带着几分俏皮。

笑过后，我倒认真端详了这张照片。我穿的是件家常真丝衣裳，淡紫底子上润着几朵水墨白牡丹，右肩一朵含羞待放，往下斜逸出两三朵正盛放的，花瓣舒展得不慌不忙，错落有致，其余尽是留白，大片的紫，竟生出几分“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”的意境。中国画讲求“留白”，我想，设计这件衣裳的人，一定读过画论，美不在繁，而在分寸。

我下载了照片，命名为“背影”，顺手转发到朋友圈。没多久，点赞和评论就来了，“好看”“瘦了”“气质好”之类，都是常见的客套话。有一位朋友说得最有趣：“好贤淑的背影啊！”我读罢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贤淑？这个词儿如今用得少了，倒像是从旧书里翻出来的，带着樟脑味的温存。背影哪里看得出贤淑？不过是恰好穿了件素净衣裳，安静地坐

光与微风。那天恰是小奥六岁生日，一家人围着唱它听不懂的生日歌。镜头前，众人笑得灿烂；而小奥却背对相机，一脸懵懂地望着家人，嘴角咧开傻笑。父亲的苍老瘦削，小奥的好奇快乐，两个沉默的背影，在那一刻被定格为永恒。

而今，父亲的背影已远行，小奥也褪去了昔日的活泼，步履渐缓。我的镜头，悄然转向了日渐成长的小孙女。当然，她的背影照也是寥寥。倒是上回在真新公园，她站在池边观鱼，一身绿裙，头戴红帽，亭亭而立，宛如池畔一朵初绽的莲。我轻唤她的名字，她闻声回首，阳光洒在发梢，笑意从眼底漾开，如晨光拨开薄雾。那一瞬，我按下快门，心底蓦然浮起一句：“回眸一笑百媚生。”

我们常说“留影”，其实是“留忆”。照片不过是媒介，真正可贵的，是那一刻的情感与温度。笑容常常是预备好的，角度都可能经过设计，而背影之所以动人，或许正因为不刻意，不表演，只是静静地在那里，是一个无意间泄露的真相——你看着前方，浑不知身后，已有人悄悄记下了你没有防备的姿势，封存了一段更真实、更值得铭记的时光。

芦苇们通体萎着，顶一头乱蓬蓬的芦花，渐渐地，一层白衣。远处，浅墨寥寥，几痕人影晃动。

雪花一飘，运河两岸便美得不可方物。小蝴蝶般的雪花把运河裹得严严实实。那时的雪好像下得都大，厚，如酥糕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，下起来就没有停的意思。雪花飘落的声音那么轻，沙沙的，温柔与欢快，宁静与厚重，恢宏与苍莽。总不明白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雪是白色的？而不是黄色绿色或者红色黑色。那时没有百度，没有科普书，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是，白色想扎我们的眼，让我们注意到它，跟它玩。

我们的快乐与雪有关。见到玩伴说的话是：下雪啦。手缩进袖管里，等着玩伴的手伸过来，手拉手，一起去撒野。玩雪的花样很多。蹚着雪滑着跑，像花狗一样在雪地上打滚，找根长棍捅树枝上

的雪，雪懂我们的心思，配合着，钻进脖子里沁得打颤。攥雪球，攥得又圆又瓷实，我们称其为白馒头，垒起，垒高，小树那样高。互相拌嘴了，完全可以拿起一个雪球当作武器，甩过去。攥累了，干脆直接把雪堆起来，堆到不能再堆了。雪上部分削出大头细颈长手臂，树枝作辫子，牛粪作眼睛，胳膊弯里擎一把芦花，或者一根胡萝卜，还有点舍不得，怕被哪个小子偷偷掠走。

雪人们奇形怪状，表情不一，快乐的多，吓人的少，是另一个的我们。一群喳喳麻雀好事儿，凑过来，啄几下雪人的雪，瞅瞅我们，鄙夷地走开了，一溜爪印，指指点点。这么大的雪，麻雀吃什么呢，总不能吃雪吧？它们是不是跟我们人类相比，有煮雪烹茶之雅兴。雪水带着微微的甜，比运河的水好喝，或许是喝惯了运河水，换个样儿觉得新奇。

天仿佛漏了，雪一直下，不免担心，运河能盛下吗？一排排老柳倒是安然，它们有十足的定力，平时树上不缺动静，这会儿，聒噪的家雀，哇啦啦的乌鸦，全噤了声。几人搂不起来的粗柳，我怀疑运河边有了人家时，它们就来这里安家了。它们的根一定粗壮，这会儿说不定正跟运河水卿卿我我呢。这些大自然的细枝末节，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即使雪花飘舞，运河也从未静息，一如沉思，一如低吟。

运河里的雪很快成冰，清寒漠漠，有人在冰面上甩开鞭子抽得啪啪响，陀螺转得飞快，还有人坐块木板撑了两根棍子滑过河去，一会儿又哧溜哧溜滑回来。我羡慕极了，可大人再三叮嘱不许下河，实在太好奇了，就在河边上敲几块冰坨掰几条冰溜儿拿着玩。

又一个大雪天。没有小时候的玩伴，没有雪

人。我坐在雪中，把自己扮成了一个雪人。从早坐到晚，幻想着有个像林冲一样的好汉提着丈八蛇矛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向我走来。运河向南，向北，通向我没有去过的远方。多年后，当我沿着运河向南向北走了一遭后，发现原来家乡的这一段河早已成为了心中的图腾。

雪融化是从光开始的，天地间突然就不只有灰和白了，雪与运河相融，一点不动声色。我们跑过的地面泛起一个个泥印，太阳照上去，热气腾腾。麦田里人们开始忙碌，清理未化的积雪，铲起厚厚的一层，转身洒向田里。

风开始大起来，呼呼跑过。运河因了雪水的加入，在风中再度酝酿，一波一波，荡漾出好身段。都说南运河这片地界是风水宝地，集天地日月之精华，种上一块土坷垃，也能长成一个金疙瘩。

立春后，偶尔还会降雪，飘下便化得没了影。运河已经开启冷冷的歌唱模式，声音激起动物的情欲，带动出更多清冷的声响。或许这时候人的足迹是多余的，不去打扰吧。安静地躲到一边，思考一些有关雪的话题，想着更长久的日子。

如今，雪下得吝啬，清瘦。突然很怀念那些堆起的雪人，如丢了亲人般。闭上眼睛一想，我的雪人们早已不在多年。运河的水倒是越来越风情了。一条河与一座城早已融为一体，文人雅集，一觞一咏。

家门口这段河正好顺势弯曲成了一个倒放的漏斗，种下草籽，以简生繁。若是下个小时的大雪，运河是否依然悉数盛下。只是，只是啊，那样的装扮雪人，那样的静坐听雪，需要多少年，多少年啊，才能再相逢。

## 运河听雪

张艳

## 机场见闻

杨俊蕾



经常出差的人，进安检也容易手忙脚乱。有些海外机场因为人手不足，需要旅客自己手推篮筐，跟随传送带一直走进安检门。然而在虹桥机场，和检查证件的办事员说好再见，就能马上得到安检员的帮助，细心将传送带上的篮筐逐个摆正。最值得称赞的是，有一件白色大衣随意卷放，又厚又高，超出篮筐一大截，安检员默默拿出一个新篮筐罩在上面，如此一来，大衣进出安检机器的时候，就不会被蹭到，看他自然顺手的工作样子，这样的暖心操作只是日常习惯之一，但是对于很多机场来说，却是亟需学习的功课。

8日上午回到浦东机场的时候，我只想快点领行李，赶快乘上出租车。或许我的疲惫感和前几天在机场的辗转延迟有关。最超出想象的一站是在雅典国际机场。4日上午，希腊国内航班全面延误。是的，没有丝毫夸张，是全面延误、大面积取消。按计划我应该一早飞抵塞萨洛尼基，访问亚里士多德大学后当晚飞回雅典。早上登机入座后我就累得睡着了，直到被广播吵醒，才发现两个小时过去，飞机竟然原地未动。咨询邻座，原来是“雷达故障”，起飞推迟。再问推迟到什么时候？答曰“只有神知道”。

这个回答可真是典型的希腊风格，也是苏格拉底在《申辩篇》说的最后一句。我顾不上继续背书，赶快下机办理退票。更大的暴击出现了。回到登机口去咨询退票，一千个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千个选择，我只好去寻找第一千零一个。还好，倒是一位好心的保洁员耐心地听我陈述，告诉我要去的地方其实既不是信息服务平台，更不是另一个登机区域，而是到达层的1号门。那里是爱琴海航空公司的人工受理处，也是当前整座机场里排队最长的地方。除了焦急的旅客在大排长

是谁，捅破窗棂纸，被祖母扎了手。是谁，用小锯锯了炕沿儿和太师椅的腿子。

在这种满了大窝瓜和小黄瓜的后花园中走来的正是你呀。

小团圆媳妇死了，死于旧时的人生里，死于人们的惯性的囚禁的生活里。今天所有的女子都笑得更甜。笑——是她们灿烂的青春最好的佐证。

今天吃块豆腐怎么会“倾家荡产”？倒是长舌妇们还广布城乡。

东二街上的大水坑早就填平了吧！可是心呢？许多心一百年了不还是一汪泥沼，在那儿巴望着沾倒一匹马或者掀翻一辆车吗？

王大姑娘死了，冯歪嘴子也没有上吊哦！老祖父死了。小主人逃荒去了。只留下后花园。寂寞的李子。寂寞的樱桃。寂寞的韭菜。

寂寞的童年紧伴着你。还有《生死场》，《小城三月》和《呼兰河传》。它们都伴着你在异乡的浅水湾。而浅水湾的你的墓还在吗（有人告诉我，你又重葬在广州）？会不会有人献花给你，哪怕是一只小黄瓜或是一束韭菜。

感谢你于这琐碎的人世间留下的不朽文字。在近一百年之后的当下，让我感动。

在这五光十色的都市里，我是寂寞的。在苦闷之余就想到了你。你也是寂寞的——你的生和死。

人生的战斗无止无休。你会赐予我力量吗？萧红啊萧红！

龙，还有多家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影机、举着话筒，在人群中精准捕捉最焦灼的面孔，录下那些挥手、耸肩、叹气等。

带着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各类机场见闻，我站在浦东机场的行李转盘前等箱子。贴心细致的行李服务再次惊艳到我。对于有些乘客托运的软质旅行包以及一些体积稍小的物件，机场竟给它们一一配上了篮筐，不像耐摔打的大箱子那样哐啷一声从出口落下，而是安稳、熨帖地滑到传送带上。出机场找出租的疾步快走中，一路都有工作人员清楚地指引，甚至有位年轻的工作人员，兴许是看出了我的急切，特意建议最好去乘坐某个位置的扶梯，那样的话就可以一步到位，出门即上车。对于简洁高效的追求，已经融入日常习惯。专业又细致的服务和帮助，为驶向世界各地的旅人们提供的美好体验，实在令人感慨！

读者诸君一看拙文之题，或许会以为是谈诗稿可以换钞票，或是说诗稿还值些钱的意思。如果就诗稿发表后的稿酬或有人获奖后的奖金而言，那么无论多少，自然都可以算是诗稿换钞票。可本文所谈的，却不是换钞票，而是一些诗人诗稿被小偷当作钞票盗走的闹心事。

我所知的最早诗稿被盗，是三十来年前事。太原诗人薛青萍先生，因同著名诗人罗元贞教授皆酷爱诗词多所来往而成儿女亲家。一次痛心地告

我说，那次带着诗稿去会罗教授等几位诗友，小心地包在一起的诗稿，在公交车上不小心被小偷当钱包偷走了！一下子丢了

许多诗稿，比丢了钱包更心疼，又气又急，站在道旁真有些蒙了。我笑问道：那应该因此而有诗呀？薛先生也笑了，说当然有啊。他所成诗，其中一首为：“十载奚囊七百篇，时穷不值半文钱；误将诗稿当钞票，贼比诗人更可怜。”痛惜之中而又不乏风趣与幽默。

后来又听其他诗友谈到，我曾见过一二次面的湖南诗人王巨农先生，几十首诗词稿，在长沙车站也被扒手当作钞票窃去。也是又气又急，感而填了一阙《虞美人》词以记其事，下阙为：“方知梁上诸君里，也有风流子。欣然一笑遇知音，雪懂我们的心思，配合着，钻进脖子里沁得打颤。攥雪球，攥得又圆又瓷实，我们称其为白馒头，垒起，垒高，小树那样高。互相拌嘴了，完全可以拿起一个雪球当作武器，甩过去。攥累了，干脆直接把雪堆起来，堆到不能再堆了。雪上部分削出大头细颈长手臂，树枝作辫子，牛粪作眼睛，胳膊弯里擎一把芦花，或者一根胡萝卜，还有点舍不得，怕被哪个小子偷偷掠走。

音，竟把老夫诗稿当干金。”亦甚有趣。

广西诗人钟伯依先生，没见过面，听诗友讲，在南宁汽车上，鼓鼓的诗囊也被小偷当财宝偷走。痛惜之余，亦只能以诗记之，其中一首为：“天涯浪迹叹飘零，爱士谁投两眼青；把我诗笺当异宝，感君‘知遇’太深情。”读来令人忍俊不禁。

七八年前，又曾听说上海有位诗人肖肖，家中失盗，电脑被偷走，十多年诗歌电子稿丢失了，甚是可惜，自称为“断尾之痛”。这使我想起此前成都诗人滕伟明先生也电脑诗稿丢失事。只记得他反复说丢失了、全丢了！却不知是笔记本电脑丢失了，还是操作失误而把电脑文件弄丢了，总之是丢了很多人诗稿。一起丢失的，还有不少文稿。不但悔恨、伤心不已，而且竟至有些绝望了。所以在电话里对我讲：“死的心都有了！”我想尽量安慰他，却又想不出什么可以使他减轻痛苦的话来。

就诗人而言，诗乃呕心沥血之作，十分珍贵的诗稿被小偷偷去，而且一定是发现并非钞票而为毫无用处之物后，就当垃圾丢弃了。虽因诗稿被窃，成就痛惜又不乏风趣之诗，甚至可传为佳话，但所得终不及所失，真令人恨恨！

## 诗稿与钞票

马斗全

摄影

## 群鸟逐日图

张彭鑫

任何一个可能的瞬间。一旁的小钟秒针有节奏地跳动着，“滴答滴答”，每一秒都像敲在我的心上。十秒、二十秒……一分钟、两分钟，飞鸟依旧在太阳周围来回穿梭。三分多钟，奇迹发生了！那群飞鸟齐刷刷地振翅高飞，一头扎进了那轮耀眼的旭日之圈！我激动得手指微微颤抖，迅速按下快门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绝美的瞬间被永远定格。

迫不及待地点开相机上的读片机，眼前的画面让我热血沸腾：五六只飞鸟在太阳中欢腾，它们或展翅高飞，似要冲破云霄；或盘旋环绕，如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……细心的观察、耐心的等待，终于换来了这张心仪之照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与等待都化作了无尽的喜悦与满足。

## 摄影

## 七夕会

晨光熹微，伫立于家中阳台，瞭望东方，见旭日初升，金芒刺破天际。我沉醉于那美丽的光辉，举起600焦距的佳能相机，准备拍摄。

突然间，一群飞鸟的灵动身姿跃入我眼帘。寻思，若能将群鸟与旭日同框，该是多妙的一幅画面？我迅速在镜头前加上中灰密度镜，将快门速度调至1/4000秒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取景框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瞬间。一旁的小钟秒针有节奏地跳动着，“滴答滴答”，每一秒都像敲在我的心上。十秒、二十秒……一分钟、两分钟，飞鸟依旧在太阳周围来回穿梭。三分多钟，奇迹发生了！那群飞鸟齐刷刷地振翅高飞，一头扎进了那轮耀眼的旭日之圈！我激动得手指微微颤抖，迅速按下快门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绝美的瞬间被永远定格。

迫不及待地点开相机上的读片机，眼前的画面让我热血沸腾：五六只飞鸟在太阳中欢腾，它们或展翅高飞，似要冲破云霄；或盘旋环绕，如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……细心的观察、耐心的等待，终于换来了这张心仪之照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与等待都化作了无尽的喜悦与满足。

## 新民晚报

迫不及待地点开相机上的读片机，眼前的画面让我热血沸腾：五六只飞鸟在太阳中欢腾，它们或展翅高飞，似要冲破云霄；或盘旋环绕，如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……细心的观察、耐心的等待，终于换来了这张心仪之照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与等待都化作了无尽的喜悦与满足。

追不及待地点开相机上的读片机，眼前的画面让我热血沸腾：五六只飞鸟在太阳中欢腾，它们或展翅高飞，似要冲破云霄；或盘旋环绕，如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……细心的观察、耐心的等待，终于换来了这张心仪之照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与等待都化作了无尽的喜悦与满足。